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郭象注

夫大小雖殊而放於

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宜容勝負於其間哉

易名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

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

鵬鯢之靈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

乎逍遙游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事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

鵬

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

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南冥者天池也

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計可哉且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

莊子內篇注

怪者也諧之

莊子內篇注

明 釋德清 撰
黃曙輝 點校

莊子內篇注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莊子內篇注 / (明)釋德清著.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9

(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

ISBN 978-7-5617-6714-6

I. 莊… II. 釋… III. ①道家②莊子—研究IV. B223.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121291號

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

莊子內篇注

著 者 (明)釋德清

點 校 者 黃曙輝

項目編輯 王 焰

責任編輯 王 海

審讀編輯 李劍雄

裝幀設計 勞 韌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

電話總機 021-62450163轉各部門 行政傳真 021-62572105

客服電話 021-62865537 (兼傳真)

門市(郵購)電話 021-62869887

門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

網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杭州富陽永昌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50×1168 32開

印 張 4.875

字 數 87千字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8月第1次

印 數 4000

書 號 ISBN 978-7-5617-6714-6/I·598

定 價 15.00元

出 版 人 朱傑人

(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 請寄回本社市場部調換或電話021-62865537聯繫)

整理弁言

《莊子內篇註》四卷，明釋德清著。

德清既撰《觀老莊影響論》，又逐章通解《道德經》，因《莊子》一書乃《老子》之註疏，老之有莊，如孔之有孟，《莊子》三十三篇，只內七篇，已盡其意，其他外篇、雜篇皆蔓衍之說，學者但精透內篇，便得無窮快活，非復世間俗人，於是將此七篇，詳細闡說，卷一釋《逍遙遊》，卷二釋《齊物論》《養生主》，卷三釋《人間世》《德充符》，卷四釋《大宗師》《應帝王》。德清所釋，循文衍義，剖析明暢，於《莊子》文字血脈以及悟道人工工夫，均有精細之指點。其釋《人間世》顏回「與天爲徒」「與人爲徒」「與古爲徒」三術，爲從孔子「君子有三畏」中變化而來，「與天爲徒」即「畏天」，「與人爲徒」即「畏大人」，「與古爲徒」即「畏聖人之言」，但議論渾然無跡。此說啓人深思，讀者細心尋繹，全書類此者甚多。

此書明天啓年間已有刻本，分爲七卷，蓋每篇爲一卷，後收入《龍藏》，清光緒十四年又刻於金陵刻經處，均合爲四卷，今據金陵本校點，收入《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莊子卷》。

己丑春日整理者謹識

目錄

莊子內篇註卷之一

逍遙遊第一

莊子內篇註卷之二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莊子內篇註卷之三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莊子內篇註卷之四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莊子內篇註卷之一

《莊子》一書，乃《老子》之註疏。予嘗謂老子之有莊，如孔之有孟。若悟徹老子之道後觀此書，全從彼中變化出來。以其人宏才博辯，其言洸洋自恣，故觀者如捕風捉影耳。直是見徹他立言主意，便不被他瞞矣。一部全書，三十三篇，只內七篇，已盡其意，其外篇皆蔓衍之說耳。學者但精透內篇，得無窮快活，便非世上俗人矣。其學問源頭，《影響論》發明已透，請細參之。

逍遙遊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莊子自云：「言有宗，事有君。」即此便是立言之宗本也。逍遙者，廣大自在之意，即如佛經無礙解脫。佛以斷盡煩惱爲解脫，莊子以超脫形骸、泯絕知巧、不以生人一身功名爲累爲解脫。蓋指虛無自然爲大道之鄉，爲逍遙之境，如下云「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等語是也。意謂唯有真人，

能遊於此廣大自在之場者，即下所謂「大宗師」，即其人也。世人不得如此逍遙者，只被一箇「我」字拘礙，故凡有所作，只爲自己一身上，求功求名。自古及今，舉世之人，無不被此三件事苦了一生，何曾有一息之快活哉？獨有大聖人，忘了此三件事，故得無窮廣大自在，逍遙快活。可悲世人，迷執拘拘，只在我一身上做事。以所見者小，不但不知大道之妙，即言之而亦不信，如文中「小知不及大知」等語，皆其意也。故此篇立意，以「至人無己，聖人無功，神人無名」爲骨子，立定主意，只說到後，方才指出。此是他文章變化鼓舞處。學者若識得立言本意，則一書之旨了然矣。

北冥北海，乃玄冥處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莊子立言，自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一書之言，不出三種。若此鵬鵬，皆寓言也。以托物寓意以明道，如所云譬喻是也。此

逍遙主意，只是形容「大而化之之謂聖」，惟聖人乃得逍遙，故撰出鷦鷯，以喻「大而化之」之意耳。北冥，即北海，以曠遠非世人所見之地，以喻玄冥大道。海中之鷽，以喻大道體中，養成大聖之胚胎。喻如大鷽，非北海之大，不能養也。鯤化鷽，正喻「大而化之之謂聖」也。然鯤雖大，乃塊然一物耳，誰知其大？必若化而爲鷽，乃見其大耳。鷽翼若垂天之雲，則比鯤在海中之大，可知矣。「怒而飛」者，言鷽之大，不易舉也，必奮全體之力，乃可飛騰。以喻聖人雖具全體，向沈於淵深靜密之中，難發其用，必須奮全體道力，乃可捨靜而趨動。故若鷽之必怒，而後可飛也。聖人一出，則覆翼羣生，故喻鳥翼若垂天之雲，此則非鷽可比也。海運，謂海氣運動，以喻聖人乘大氣運以出世間，非等閒也。將徙，徙者，遷也。南冥，猶南明，謂陽明之方，乃人君南面之喻。謂聖人應運出世，則爲聖帝明王，即可南面以臨蒞天下也。後之「大宗師」，即此之聖人；「應帝王」，即「徙南冥」之意也。所謂「言有宗、事有君」者，正此意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莊子意謂，鵬鵬變化之說，大似不經，恐人不信，故引此以作證據，謂我此說，非是漫談，乃我得之於《齊諧》中也。問曰：《齊諧》是何等書？曰：乃志怪之書，所記怪異之事者也。故《諧》之有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言翼擊海水，振蕩三千里，則其大可知。扶搖，大風也。以翼搏大風，以飛而上者，一舉而九萬里之遠，則其大益可知已。六月，周六月，即夏之四月，謂盛陽開發，風始大而有力，乃能鼓其翼。息，即風也，意謂天地之風，若人身中之氣息。此筆端鼓舞處。以此證之，則言可信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此言大而大之意也。野馬，澤中陽燄，不實之物。塵埃，日光射隙，以照空中之遊塵。生物以息相吹，言世之禽鳥蟲物以息相吹，謂氣息之微也。蒼

蒼者，非天之正色，乃太虛寥遠，目力不及之地也。意謂鵬鳥之大，可謂大矣，然在太虛寥廓之上，而下視之，一似野馬、塵埃而已，眇乎小哉。即扶搖之大風以鼓之，亦若生物之以息相吹相噓而已，何有於大哉？故曰：「其視下也，亦若此已矣。」意謂聖人之大雖大，亦落有形，尚有體段。而虛無大道無形，不可以名狀，又何有於此哉？此即以聖人之所以逍遙者以道，不以形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凹處也。之上，則芥爲之舟，謂芥子大舟也。置杯焉則膠，膠，粘著也。謂坳堂之上，不過杯水，止可以芥子爲舟則浮，若以杯爲舟，則膠粘不動矣。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謂鵬能一飛九萬里者，則是風在下而鵬在上，鼓之負之，乃可遠舉。若風小，則無力，不能舉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大風在下，大鵬培在風上，使得背負青天，乃不墮落。而莫之夭閼者，夭，中道而折也。閼，壅滯而不行也。言得此大風培送大鵬，一舉九萬里遠，直至南溟，而不中路夭折、壅滯也。而後乃今將圖南。言必有此大風，然後方敢遠謀圖南之舉，風小，則不敢輕舉也。

此一節，總結上鵬鵬變化圖南之意，以暗喻大聖必深畜厚養，而可致用也。意謂北海之水不厚，則不能養大鵬；及鵬化爲鵬，雖欲遠舉，非大風培負鼓送，必不能遠至南冥。以喻非大道之淵深廣大，不能涵養大聖之胚胎；縱養成大體，若不變化，亦不能致大用；縱有大聖之作用，若不乘世道交興之大運，亦不能應運出興，以成廣大光明之事業。是必深畜厚養，待時而動，方盡大聖之體用。故就在水上風上，以形容其厚積。然水積本意說在鵬上，今不說養魚，則變其文曰「負舟」，乃是文之變化處，使人捉摸不住。若說在鵬上，則板拙不堪矣。意笑世人輕薄淺陋，口耳之學，又無積德深厚，何敢言其功名事業也。

蝸小寒蟬也。與鸞鳩學飛之小鳩也。笑之曰：「我決起盡力而飛也。而飛，搶擲也。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投也。於地而已矣，奚何也。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往也。莽蒼一望之地也。者，三餐而反，腹猶果實也，謂尚飽也。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此喻小知不及大知。謂世俗小見之人，不知聖人之大，猶二蟲之飛，搶榆枋則已極矣，故笑大鵬，要九萬里何爲哉？此喻世人小知，取足一身口體而已，又何用聖人之道爲哉？莊子因言，世人小見，不知聖人者，以其志不遠大，故所畜不深厚，各隨其量而已。故如往一望之地，則不必畜糧，一飯而往返，尚飽。此喻小人以目前而自足也。適百里者，其志少遠，故隔宿舂糧；若往千里，則三月聚糧，以其志漸遠，所養漸厚。此二蟲者，生長榆枋，本無所知，亦無遠舉之志，宜乎其笑大鵬之飛也。舉世小知之人蓋若此。

小知不及大知，以上二蟲，以喻小知之人。小年不及大年。此以小年大年，又比小知大知也。奚以知其然耶？朝菌糞壤之菌，朝生夕枯。不知晦朔，一月也。蟪蛄夏蟲也。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神龜也。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此大年也。而彭祖有壽之人。乃今以久壽也。特獨也。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此因二蟲之不知大鵬，以喻小知之人不知聖人之廣大，以各盡其量，無怪其

然也。如朝菌、蟪蛄，豈知有冥靈、大椿之壽哉？且世人只說彭祖八百歲，古今獨有一人，而衆人希比其壽。以彭祖較大椿，則又可悲矣。世人小知，如是而已。

湯之間棘湯之賢相也。也是已。言小知不及大知，即湯之間棘，便是此事也。窮髮不毛之地也。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要顯北冥、南冥都是海，故此著「天池」字。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長也。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旋風也。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雲在半空，而鵬飛負天，故云「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斥，澤名。鴳，澤中小鳥也。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七尺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前引《齊諧》，以證鵬鵬之事，此復引湯之間棘，以證小知大知之事。言上說「小知不及大知」之說，即湯之曾問於棘者，便是此事。然且即舉鵬鵬，不但證其魚鳥之大，抑且證明小大之辨。故一引而兩證之，其事同而意別也。故

下文即明小大之不同。

故夫故夫者，承上義而言也。知效一官，行比用也。一鄉，德才也。合一君，而徵所信也。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若斥鴳之自足也。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宋榮子，宋之賢人也。笑，謂彼四等人，汲汲然以才智以祈一己之浮名者。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沮，喪氣失色也。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言宋榮子所以笑彼汲汲於浮名者，其自處以能忘名。故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此但定其內之實德在己、外之毀譽由人，故不以毀譽少動其心，以知榮辱與己無預，如此而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言宋榮子所以能忘毀譽者，但不汲汲以求世上之虛名耳。雖然，猶有未樹也。言未有樹立也。以但能忘名，未忘我。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輕舉貌。善也，旬有五日而後返。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列子雖能忘禍福，未能忘死生，以形骸未脫，故不能與造物遊於無窮，故待風而舉，亦不過旬五日而即返，非長往也。若夫乘天地之正，正，天地之本也，如「各正性命」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乘天地，則宇宙在手。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乃造化之氣也。御六氣，則造化生乎身，是乘大道而遊者也。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彼聖人乘大道

而遊，與造化混而爲一，又何有待於外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至人、神人、聖人，只是一箇聖人，不必作三樣看。此說能逍遙之聖人也。以聖人忘形絕待，超然生死，而出於萬化之上，廣大自在，以道自樂，不爲物累，故獨得逍遙，非世之小知之人可知也。

莊子立言本意，謂古今世人無一得逍遙者，但被一箇血肉之軀，爲我所累，故汲汲求功求名，苦了一生，曾無一息之快活，且只執著形骸，此外更無別事，何曾知有大道哉？唯大而化之之聖人，忘我、忘功、忘名，超脫生死，而遊大道之鄉，故得廣大道遙自在，快樂無窮。此豈世之拘拘小知可能知哉？正若蜩、鳩、斥鴳之笑鵬、鵬也。主意只是說聖人境界不同，非小知能知，故撰出鵬、鵬變化之事，驚駭世人之耳目，其實皆寓言以驚俗耳。初起且說別事，直到此，方拈出本意，以「故曰」一句結了。此乃文章機軸之妙，非大胷襟無此氣槩，學者必有所養，方乃知其妙耳。

此上乃寓言。下乃指出忘己、忘功、忘名之聖人，以爲證據。

堯讓天下於許由，堯以治天下爲己功，今讓與許由，乃見忘己忘功之實。曰：「日月出矣，而燭火堯自喻燭火，以許由比日月。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燭火之光，難比日月。時雨降